

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



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

李何林編著

光華書店發行

近二十年中國
文藝思潮論

著者 李 何 林

出版者 生活書店

發行者 光華書店

各地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GINERSHYNIEN ZHONGUO
WENYISYCHAU LHU
LEE HO-LIN ZHU

一九三八年九月滬初版
一九四八年十月滬初版
發行一千五百册

李何林著

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

光華書店發行



現代中國兩大文藝思想家

(一)

魯迅先生

1881—19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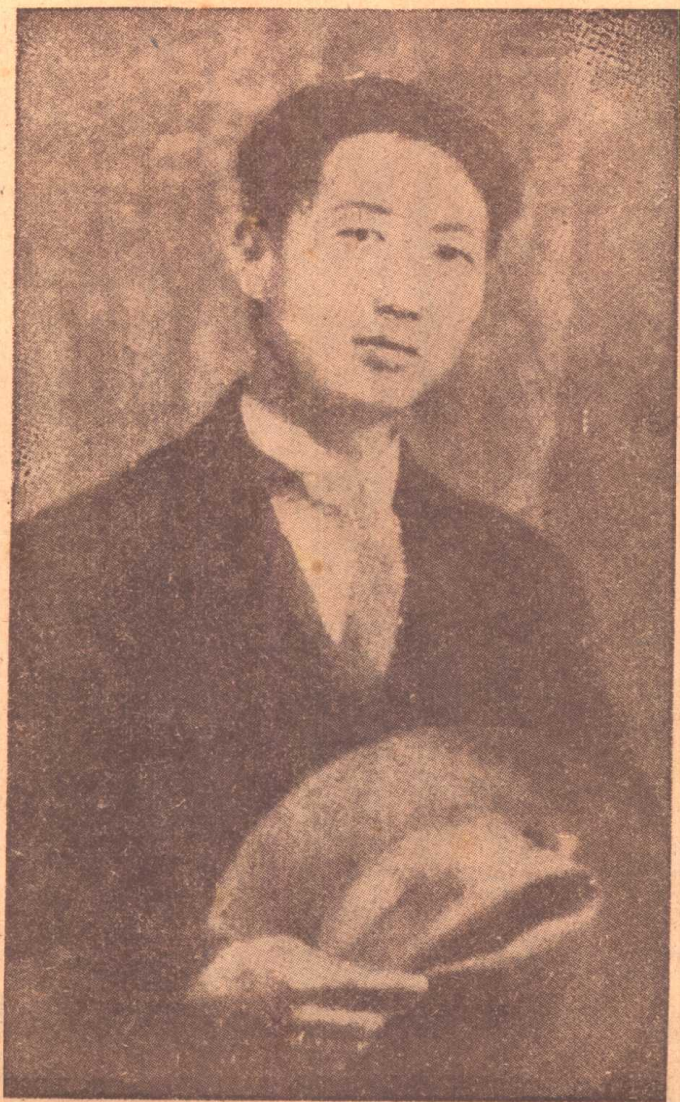


現代中國兩大文藝思想家

(二)

宋 陽 先 生

1889—1934



青 年 時 代

序

中國的新文學思想，自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到一九三七年的「八一三」抗戰發生，共有二十年的歷史了。（當然它的萌芽還早。）在這短短的二十年期間，一方面受了世界各國近二三百年文藝思潮的影響，一方面因為國內外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變遷，使中國的文藝思想，或多或少的反映了歐洲各國從十八世紀以來所有的各文藝思想流派的内容，即浪漫主義，自然主義，寫實主義（現實主義），頹廢派，唯美派，象徵派，表現派，以及新寫實主義（亦稱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動的現實主義，或新現實主義。）但是，人家以二三百年的時間發展了的這些思想流派，我們縮短到了「二十年」來反映它，所以各種「主義」或「流派」的發生與存在的先後和久暫，不像歐洲各種文藝思潮的界限較為鮮明和久長；或同時存在，或曇花一現的消滅。

同時，也因為近二十年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性社會的急遽發展的複雜性，使中國的文藝思想，

不能完全重複歐洲二三百年來文藝思潮的過程；而要在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基礎上，盡它的歷史的任務。所以「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底內容大綱，就不會像是「歐洲近代文藝思潮論」底古典主義，浪漫主義，自然主義，寫實主義，世紀末文藝思潮，及新寫實主義，等等節目的順序排列，而有它自己的形態。

近二十年的中國社會，文化，思想以及文學的大變化，有三個劃時代的日子做爲界標，就是「五四」「五卅」和「九一八」。（至於「七七」或「八一三」則是這二十年範圍以外的劃時代的日子。）這三個劃時代的日子，把一九一九——一九三七差不多二十年期間劃分了三大段落，而每段落都差不多平均佔有六七年的時間：

由一九一九的「五四」到一九二五的「五卅」，差不多是六七年。

由一九二五的「五卅」到一九三一的「九一八」，差不多是六七年。

由一九三一的「九一八」到一九三七的「八一三」，差不多是六七年。

這樣整齊相同的年數，當然是歷史的偶合，然而這幾個劃時代的日子或事件的產生，例並不是出於意外的毫無原因的歷史的偶然，是都有它的一定的社會背景的。

近二十年的文藝思想也隨着這三大段落的不同的社會背景表現着顯著的轉變或差異，所以本書的內容劃分也就依着這三大段落而分爲三編：

第一編——『五四前後的文學革命運動』由一九一七年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起到「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的對立及「革命文學」的萌芽止。（即「五卅」發生前）

第二編——『「大革命時代」前後的革命文學問題』由一九二六年郭沫若發表「革命與文學」一文提倡革命文學起，（但革命文學思想萌芽於「五卅」前一二二年）中經一九二八年對此問題的論爭，到一九三〇年和一九三一年進步的文藝理論及文學團體的建立止。（即「九一八」發生前）

第三編——『從九一八到八一三的文藝思潮』由一九三二年文藝創作自由論辯和文藝大衆化問題的提出討論起，中經一九三四年的語文改革運動，到一九三六年的「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的論爭，及魯迅逝世前後的文藝界的團結止。（即「八一三」發生前。）

每編開始均有「緒論」一章，略述該段落文藝思潮的社會背景。其次第一章都是「概論」，乃該段落文藝思潮的縮寫或簡史，即：

第一編第一章 概論——從一九一七到五卅的中國文藝思想界。

第二編第一章 概論——從五卅前後到九一八的中國文藝思想界。

第三編第一章 概論——從九一八到八一三的中國文藝思想界。

這三章「概論」可以說是「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想略史」，不過它們着重在文藝思想變遷的「經過」或「略述」，至於較詳細的理論內容則在各該編其他各章內闡述。而各「概論」的內容取材，雖間有與各該編內其他各章相同之處，不過不多。

然而，如以這二十年文藝思想發展的「階級性」來講，實在只有二種思想做為主要的潮流支配着這二十年的文藝界。即由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七年是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的發展和無產階級文藝思想萌芽的時代；由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是無產階級文藝思想發展的時代。每一時代又恰平均佔有十年的時間。茲分別述其梗概如左：

前十年可以分為初中末三期：

初期（一九一七——一九二〇）即「五四」前後的各一二年，是反封建古文的鬥爭時期，奠定了資產者的白話文和「新文學」的基礎。

中期（一九二一——一九二四）爲「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的對立時期。這時資產者社會的文藝思想或創作方法論：寫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爲人生而藝術」和「爲藝術而藝術」，取着對立的形勢而同時存在，反映了歐洲十八和十九世紀的資產階級文學的意識形態。

末期（一九二四——一九二七）爲浪漫主義的「創造社」漸漸轉變，由「唯美」「爲藝術」而「爲人生」「爲社會」而「爲革命」「爲無產階級」。這轉變開始於「五卅」的前一二年（即一九二三和一九二四，也就是革命文學思想萌芽的時候）。「五卅」後一年才正式提出了「革命文學」的問題。到一九二七年以後這問題才引起了一次大的無產階級文藝思想的運動，但那已屬於後十年了。

後十年也可以分成初中末三期：

初期（一九二八——一九三一）由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學」或「無產階級文學」問題的論爭，使文藝思想有進一步的發展起，至一九三〇年「左聯」的成立，及由此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發生前的「民族主義」文藝思想的曇華一現止。

中期（一九三二——一九三四）爲「左聯」領導者文藝思想界，向實際問題上求解決求發

展的時期。如一九三二年的文藝自由論辯和大衆文藝問題的討論，一九三四年語文論戰時的反封建文言文的復古運動，反資產階級底白話文的論爭，「大衆語」的討論和「拉丁化」運動。

末期（一九三五——一九三七）爲左翼文藝思想作爲主要的勢力支配着「新文學」的領域，反對派（封建的，資產階級的）的文藝思想雖尙有其社會的影響與勢力，但他們的理論已不足與左翼對敵。這時左翼方面（並非僅祇「左聯」）爲着文藝與現實社會政治連繫的口號問題，遂自行論爭起來；就是一九三六年的「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的論戰。因爲雙方的文藝思想原沒有什麼根本的不同，不過爲着「宗派主義」從中作祟，才做了這一次的「口號之爭」（但這次論爭並未浪費）所以正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魯迅的「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發表，也就陰霾消散，告一結束。在魯迅逝世前，有感於國難日急，新舊各派作家已有團結禦侮的表示了。

本書爲着顯示文藝思想與其時代社會轉變的密切關聯，故以「五四」「五卅」「九一八」爲分期的界標，未採用上述的階級性的分法；不過論述的觀點則仍然一樣。

此外，倘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爲中國的「文藝復興」，則林琴南、梅光迪、胡先驕、章士釗等爲

「古典文學」的維護者；「創造社」諸人爲「浪漫主義」作家；「文學研究會」則是「自然主義」「寫實主義」的代表；郁達夫的一部分小說和徐志摩的後期詩篇是「頹廢派」「唯美派」的作品；李金髮戴望舒等神祕的詩是「象徵主義」的代表作；那麼，「五卅」以後革命文學或無產階級文學的興起，到一九三〇年「左聯」的成立及其以後，也就可以說是中國的「新寫實主義」或「新現實主義」的時代了。本書的內容若依此編排論述，豈非適合於「歐洲近代文藝思潮」的發展順序，且較爲世界化。

無奈中國「五四」的「文藝復興」和歐洲的文藝復興，不但有程度上的差別，而且有性質上的不同。只不過在思想界的情形上兩者稍有相似之處而已。在歐洲文藝復興時代，所要打破的是冷酷黑暗的宗教思想，在我們「五四」時代，所要打破者是差不多等於那樣冷酷黑暗的舊禮教觀念。這是相似的。但是做爲歐洲文藝復興運動之社會的基礎是漸具勢力的手工業和小商業，反之，做爲「五四」之社會的基礎是近代的機器工業和銀行資本了。這是兩者很不相似的。同時中國的「文藝復興」以後，並無歐洲似的「古典主義」的時代，林、梅、胡、章諸人算不得「古典主義」文學的人物，他們不過是二千年來封建的古典文學的送喪者而已。而且動搖妥協和前途暗淡的中國資產階

級的「五四」當然不會像法國資產階級那樣產生了絢爛的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浪漫主義文學，（像露俄一派）發育得不完全的中國資產階級不會產生壯健的資產階級文學是自然不過的事。在中國浪漫主義的作品中，很少發揚韜厲的新興階級的氣概，很少樂觀，多是苦悶，彷徨和頹廢。況中國的「浪漫」，「自然寫實」，「頹廢」，「唯美」，「象徵」等等，又差不多同時紛然雜陳，不似在歐洲的時序較有先後，反映着各自時代社會的特質。（中國的這些派別，當然也都有它的時代背景和社會基礎。）兼之上述第二段的理由，故本書的編制成爲現在的形態。

我們略觀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想的變遷發展，也反映了二十年來中國社會各時期的特質。文藝思想固時時受着現實的政治經濟社會和其他文化的影響，而文藝的浪潮也在激蕩着，推動着，或影響着政治社會和其他文化。在中國的現代史上做了很好的工作，佔着很光榮的一頁。但是文藝的思想浪潮，在大的方面固然時時向不停的奔流，而小的方面也常常不免有逆流，有迴漩；兼之中國社會的複雜性，所以每每一種文藝思想問題已經論爭過一番，解決過一次了，往往不免以後又要重說一遍，以致許多的精力浪費在反覆申述的理由上。如一九三四年汪懋祖等重新提出的文言白話優劣的論爭，和近些年文化方面的復古傾向，（這固然都有它的社會基礎）就都是「五四」時代

所已經解決的。有許多話過去的復古運動者都已經說得那麼透澈，那麼明白過；倘能查查舊案，也免得重說一遍或把中國社會向後拉。又如一九三二年的「文藝創作自由問題」，在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學問題論爭時，本已討論到了，就是文藝的階級性問題；雖然沒有像在一九三二年作為專題的詳細的闡發，並得到更深入更進步的論究，然而有許多話也是重說了的。本書現在把這二十年來在中國文藝思想界所有已經論爭過的主要問題，加以論述；除編者依個人見解所下的論評外，爲着上述的原由，就多多引用原文：一以保存各時期作者的文藝思想的本來面目，以免複述失真；一以供人們查查舊案，免得多說一遍的用處。

有人說：「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則是新中國的聖人。」那麼，我們可以說埋葬魯迅的地方是中國新文學界的「耶路撒冷」，「魯迅全集」中的文藝論文也就是中國新文學的「聖經」。因此，本書引「經」甚多，以見我們的「新中國的聖人」在近二十年內各時期裏面中國文藝思潮的浪濤中，怎樣盡他的「領港」和「舵工」的職務；並供「研究魯迅」者關於這一方面的參考。

在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想界中，除魯迅以外，瞿秋白也站着很重要地位。他所作的「中國革

「命運動史」和「赤都心史」雖然未曾廣泛的與讀者相見；但他譯述的「海上述林」則早給中國文藝思想界以很大的影響。（此書由魯迅集印，於一九三六年出版，但裏面各篇文章的發表則爲期最早。）此外，他的論文集「亂彈」間已在上海出版了。本書中的「何凝」「易嘉」「宋陽」「史鐵兒」間都爲他的筆名（有人說「何丹仁」也是他，但此篇以筆調和內容看，有點像是馮雪峯即「畫室」）。我們從這前三個筆名的文章中，可以看見它的風格底清新，俊逸，漂亮，通俗，深刻，銳利，而且有力！這當然不僅僅由於他的文字的形式，而是由於他的博大精深的哲學，社會科學和文學的知識，而是由於他的社會文化鬥爭的實踐。他在現代中國的文化批評，社會批評和文藝批評上，和魯迅站着同等重要的地位。他的作風雖有一部分和魯迅不同，但他二人的學識，思想，文章，在現代的中國實在可稱「雙璧」！假使說魯迅是中國的高爾基，那麼，他可以算是中國的蒲列漢諾夫了。（但他還批判了弗里契和蒲列漢諾夫諸人的錯誤或缺點；我們是比擬他在中國新興文藝理論建設上的地位。）可惜，他不幸早於一九三四年去世（當時他僅三十五歲上下），不能爲中國文藝界譯著更多的寶貴的東西；這損失，和一九三六年之損失了魯迅是一樣的重大！

編者僻處小鎮，參考書籍甚感困難；取材不周，論述未免失當。尙祈讀者原諒並賜指正，爲幸！

一九三九年七月李何林於四川江津白沙鎮。

本編取材，多半來自下列各書，謹在這裏同各位作者編者致謝：

建設理論集（中國新文學大系）

胡適編選

（第一編第二章取材於此）

文學論爭集（中國新文學大系）

鄭振鐸編選

（第一編第三四章取材於此）

中國新文學運動史資料

張若英編

（第一編取材於此）

新文學概要

吳文祺著

（第一編取材於此）

當代中國文藝論集

榮華圖書公司編印

（第一二編取材於此）